

“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

王佳星

作者简介:王佳星,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Title: A Synopsi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ody A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 Culture”

Author: Wang JiaXing, a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014年4月16日至24日,世界著名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应张宝贵、王峰教授之邀,分别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了身体美学方面的系列讲座。其间,复旦大学中文系于4月20日举办了一次题为“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著名美学家朱立元教授主持,陈引驰主任代表主办方致辞,国内、外知名学者舒斯特曼、青木孝夫、周宪、陆扬、潘立勇、朱国华教授等共三十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主要围绕身体美学的核心思想及其与中国审美文化互动的可能性,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作为身体美学的提出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在本次会议上主要介绍了身体美学的核心概念——交互作用式的经验探究。这种探究具有双重含义:一、它不是以前人们理解的、内在于人类意识的经验,而是包含了人类主体所处的环境,既是一种能动的参与,也是对环境条件的吸收;二、它强调跨学科研究领域,同时打破以往的身心二元论,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舒斯特曼认为,我们对作品的接受包含身体感觉及知觉活动,不应只有理性反应;在审美交互经验中,哲学家的角色不是以往有距离的观赏者,或者非功利性的裁判、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哲学家应该探究如何增强感知力来提高身体意识、激发艺术创造力从而激发整体的审美经验。他还以2012年在法国巴黎与七位当代艺术家共同举办的艺术展为例,阐述了作为实践的身体美学在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并提出了对于哲学和艺术关系的反思:哲学自我反思是否能够通过艺术达到实现。

作为身体美学的拓展研究,广岛大学青木孝夫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养生思想与快乐美学的关联。他阐释了代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贝原益轩的身心美学,认为贝原益轩的哲学面向人的生命而展开,重视伦理实践。伦理实践同时也是审美实践,其间伴随着快乐,这种快乐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欲望的满足依赖生理上的身体,并受其限制。只有依附于人身心的满足,才不会厌倦。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很看重身体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在舒斯特曼教授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中,“身体化的审美活动”最具有变革意义:它一方面深化了中国学者倡导并坚持的审美活动论,另外一方面突出了审美活动与身体的深层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身体区别于心灵的根本特点在于如下两点:一是必须占据特定的空间,二是必须与环境进行不间断而健康的能量交换。这两个特点都具有浓厚的生态意味,因此,身体化的审美活动必然具有丰富的生态审美意蕴,从而可以与生态美学贯通起来。浙江大学博士后、德国学者何心鹏分别阐述了海因里希·罗姆巴赫的思想尤其是结构和道的关系,以及日本哲学家久松真一的茶道思想和中国道家思想。他的初步建议是建立一个修炼哲学的方式,提出了修炼哲学的三个层面——道理、道场、动作。

就身体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一些学者也谈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华东师范大学马哈尼教授认为,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特别是实践层面,但对这个实践和古希腊实践的关系心存疑问;再

则,我们要将身体美学放入历史语境,特别是讲到实践要与日常生活身体实践有所区别;最后,舒斯特曼身体美学很多地方引用中国古代哲学资源,但也要看中国现实境况是否对于身体美学有所启发。海南师范大学廖述务副教授则指出,舒斯特曼身体美学与福柯式“修身技术”有不少共享的逻辑前提,意在重建主体。复旦大学张旭曙副教授从四个问题展开他关于身体概念的理解,认为重视身体观对中国美学研究有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从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出发,探讨言语与身体的关系。我们和世界相遇的时候,语言和存在交织,具体使用语言时我们发现,有些情况下身体的体验超出了语言。这种在语言中形成的理解,在最基本层面上也不可能超出语言,我们能够说有默会的理解,但是其实是通过语言指认了理解,语言本身准备好了基本的语言的运动方式,身体的意识不可能完全把语言剥离。语言和身体交织在一起,无法剥离,无论怎样理解身体,怎样理解语言,都是经由身体化的语言。舒斯特曼教授对此做出回应,认为维特根斯坦也讲语言和世界,语言和身体相互交融,没有非语言的存在,理论和解释需要语言,语言作为经验的背景非常重要。他所强调的是身体化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语言很重要,但不是能完成所有身体化存在的手段,身体美学强调的意识不是纯粹语言反思能够达到。我们身体所处的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社会世界由语言和文化构成,作为文化当中一部分语言成为经验背景,但是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是语言,他特别强调不能同语言角度来看待,谈论和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比如有很多舞者语言表达受限。

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很重视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在这方面,与会学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香港浸会大学文洁华教授认为,舒斯特曼交互作用的身体观是对杜威美学的拓展,而孟子的思想又拓展了舒斯特曼教授的观念,孟子思想将其提高到人文意义和宇宙观层面,以此来理解身心交互作用是更高一层的提升。绍兴文理学院刘毅青教授注意到,舒斯特曼希望把东亚传统修养和西方修养结合起来,但实际上其中有大差距。舒斯特曼教授主张的实践、与社会的接触以及身体感觉,没办法转向真正的内在的沉思,只是突破某种界限,达到高峰体验,但还是外在的。这种身体经验和传统功夫论经验完全相反。中国功夫最终是心的修养,政治哲学的诉求。上海交通大学陈建华教授在“革命”转向“共和”的历史背景下比较“西方美人”与《百美图》中女性身体的呈现,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想潮流中,如何使女性“公共性”成为救亡图存的议程,如何增进女性身体在社会空间里的“可见性”,其间图像生产扮演了重要角色。复旦大

学中文系研究生王佳星从身体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嵇康的美学,赋予其养生、音乐、游心等理论以新的美学内涵。

在身体美学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关系方面,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认为,美的身体长期以来占据艺术的中心,是艺术表现和哲学思考的焦点。然而,现代主义艺术彻底颠覆了美的身体及其表现的美学原则,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身体表征——极端的身体,它成为现代艺术家争相探究的主导形象。极端身体的越轨表征、视觉不适和身体本身成为目的,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主义艺术的身体范式。

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认为身体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都还没落实到实际生存状态当中,也就是还没落地,舒斯特曼教授有很多实践行为,但是中国的瑜伽、太极还未被普遍置入学术圈视野。舒斯特曼教授对此有两点认识,第一,就大的范围来说,艺术依赖于休闲,起源于休闲,实用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接近,物质生产需要进行艺术创造和美学观照。第二,把休闲理解为娱乐不对,他更关心在日常生活或行为中活动的教育意义,他的身体美学帮助我们看到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其中身体化意识很重要,我们很多行为习惯没有反思;他强调在行为中,反思能帮助我们理解身体,更好地借身体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建议,身体美学议题研究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身体的自主性和批评的角度,前提是立足中国语境。他认为,今天的审美文化中的思想解放有点过头了,特别是和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缺少了精神信仰,失去了自防。对此话题,复旦大学张宝贵教授从身体在场与精神缺席角度出发,集中谈了当今价值观的流失问题。他认为,身体美学有个身心协调的层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就想解决“心”的问题。九十年代至今,身体文化和以前相比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尊重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实力、个人享受等,但信念、信仰处于缺席状态。他强调人的生存不能没有信念,一个人没了信念可以快乐,但决不能幸福。

在研讨会最后,舒斯特曼对与会学者的一些思考和见解做出回应。他认为,一、实用主义名词本身有问题,引起了很多误解,也是他讲身体美学时一直想避免实用主义这个名词的原因;二、身体美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研究的领域,包含了很多不同甚至矛盾的观点和应用,就像哲学有很多流派,身体美学的观点、实践应用本身也不一定相互认同,身体美学的研究者观点也不一定与他的一致。对此,朱立元教授在总结发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舒斯特曼教授不想把身体美学建构成理论体系,而是当作一个领域,重在身体力行的一面,这是非常好的想法,对学术发展非常有利。

(责任编辑:王峰)